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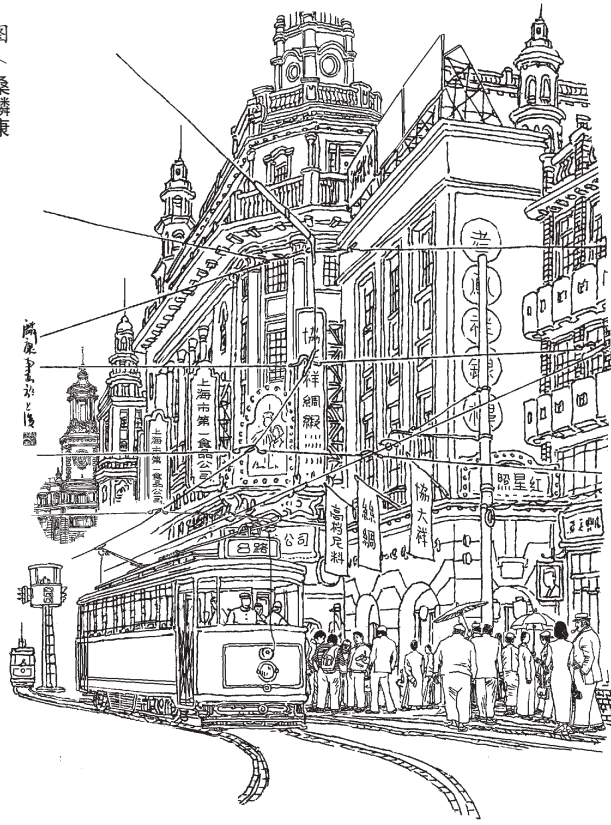
老里八早

想起从前个公交车

文 / 任丽青

远开一点

图 / 桑麟康



觉一两个钟头就溜过去了，下次再来，勿晓得要等多少日脚。

讲到车票，也是有轨电车最便宜，3分洋钿可以乘三四站路。不过3分洋钿对阿拉小八腊子来讲，又意味着好买一只大饼，所以阿拉勿

大舍得乘车子。假使讲只有两三站路，阿拉一般性总是走过去，省下来钞票好买点零食吃啥。无轨电车起步价是4分，好乘4站路。公共汽车最贵，起码要5分洋钿，最多乘5站路。不过因为路线多，去个

地方也多，所以阿拉屋里向个人乘了最多个还是公共汽车。跟阿拉关系最密切个车子是控江路上跑个61路搭仔70路。掰两条是热门线路，因为是辣大杨浦，所以乘客特别多，交关是工人阶级要乘汽车上下班。当时70路是所谓“巨龙车”，就是有两节车厢，当中靠一只转盘连起来，转弯个辰光，坐辣转盘上个乘客身体也会一道转过来转过去，告佬要当心一点。61路倒是所谓“两节生”，两节车厢是分开来个，当中用部件连起来。看61路开车，感觉车头车厢好像是姆妈，后头车厢好像是小囡，姆妈要拉小囡，但是拉勿牢，左右摇晃，吓丝丝个。当时控江路路况勿大好，坑坑洼洼，车子开起来总归颠来颠去勿适意。记得萧王庙站（现在鞍山路站）附近就有一个大坑，车辆靠站必须邪气当心。70路稍微好一点，61路就惨了，经常是前头车厢绕过去了，后面车厢绕勿过去，一记头歪到大坑里，引来车厢里一片叫声。如果碰到落雨天，还要加上路面上个人一片埋怨声了。

想想当初，看看现在，真是勿好比了。地铁通了十几条，公交车多到900多路。新型电动公交车也越来越多，车厢里个配置老好、老适意个，热天空调风凉得来，坐上车子简直舍勿得下来了。不过，老底仔个公交车我也忘勿了，伊带拨我是个童年美好个回忆。

“茄山河”这个词，好像已约定俗成。一看到这词，我就想起自己初中时代。

初二年级后，我开始收集上海话词句，并用上海话写作文。我班语文老师名叫严肃，是本地人，对我的尝试很支持。有一次，我问严老师：“上海话‘闲聊’怎么说？”他就说：“叫‘嘎三胡’。”边说边并用钢笔写出来。我又问：“它出典在哪里呢？”严老师反问我：“‘嘎二胡’你懂吗？”我点头。他说：“那就好解释了。拉二胡是左一记、右一记，来来回回，不断档；聊天是你一句、我一句，也是来来回回，不断档，两者是不是很像？老辈人是这样说的：东家拉琴的，左一记右一记，是‘嘎二胡’；西家白话的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是‘嘎三胡’。”

原来，“三胡”是对着“二胡”来的！这是老辈随口而来的语言衍生品，世界上其实并没有“三胡”。有人说：“有啊，评弹演员手里那一把不是吗？”那叫“三弦”，是用来弹的，不是用来“嘎”的。

这里涉及一个“嘎”字。上海话里，“嘎”就是“锯”的意思。如“锯木头”，就叫“嘎木头”；“锯树”，就叫“嘎树”；“锯子”这个工具，上海话竟叫“嘎子”！“用锯子锯”，上海话就是“用嘎子嘎”。听起来有点好笑，但这情况，有点岁数的上海人都晓得。这个“嘎”字，是否从锯声而来，我看有可能。

于是跟“锯”相像的动作，上海话都叫“嘎”。如“拉二胡”，上海话就叫“嘎二胡”（发音为“嘎尼胡”）。最极端的例子是，有人用手指头抠脚丫，因其动作也是来来回回，不断档，上海话说起来，就叫“嘎脚痒”！

说到这里，上海话讲“聊天”，究竟是“嘎三胡”，还是“茄山河”？读者心里应该明白了。不过“茄山河”这三个字，看上去蛮好看；意思呢，也勉强可会。无可无不可吧。

『三胡』与『山河』

文 / 彭瑞高

茄山河

沪上敬语个式微

文 / 畸笔斐

天有点冷，我决定午餐吃西安凉皮加麻辣烫。当然是把凉皮买到麻辣烫个摊位浪去吃。麻辣烫现在是姑娘们个最爱，果然，同桌有两位上海姑娘。

老板娘四十开外了，老上海，所以找钞票辰光叫我“爷叔”——标准上海叫品。旁边两位姑娘听见后，便议论起来。

“老怪个喏，叫伊爷叔。”“选个还算好个，上次我辣一只摊头浪买物事，伊个女个叫我阿姨！”另一个姑娘迫切及待个插嘴，“我心想，喏，我有介老啊！哼！我明明看中了伊个物事，偏勿买！别转屁股走人。”

我听了只好摇头。想起报浪曾多次惊呼上海小囡勿会说上海话了，此又一例。岂止是勿会说，连听也听勿懂了。

比如哪能招呼陌生人。据我所

知，上海个老规矩是要“叫大两辈”。掰是苏浙沪一带近百年未曾变过个约定俗成。比如，老板娘估摸自家能做个姑娘个阿姨，也就是实际上大伊一辈。葛末按正常辈份叫，应该叫伊“外甥女”，“叫大一辈”是叫“妹妹”，“叫大两辈”当然是叫“阿姨”了。蛮准足，一点也听没要巴人叫老个意思。假使伊个老板娘可以当伊外婆了，一般就会叫伊“妹妹”了。叫“妹妹”，伊就勿会“翻毛腔”，但其实还是听没听懂。

我从小无数次看到我外婆冲着脱我一样大小屁孩叫“弟弟”，也是因为，按辈份应叫“外孙”，“叫大一辈”是叫“外甥”，“叫大两辈”当然是叫“弟弟”了。

小辰光我是认认真真个请教过外婆个，问，为啥要“叫大两辈”

呢？外婆只是告诉我，勿掰能叫，依问路，别人勿告诉依。蛮严重！

“叫大两辈”只是敬语个一种。老底仔可是全套个：见人先说“久仰久仰”；问名字要说“请教尊姓大名”；问年龄要说“老先生（或老太太）今年高寿？”或“贵庚”；问住址要说“府上是——”；借火点烟还得说“借光”。齐备得很。现在都逐渐消失了。

敬语其实是世界各国语言个通例。英语里个称呼有 polite 和 impolite 之分，would you 与 will you 是大有区别个。日语就更讲究了。

细细想来，上海敬语个解构主要辣上世纪70年代。很多勿懂上海滩老规矩个“文革新贵”们找到了一条冠冕堂皇个理由：“阿拉大老粗，听啥文化，只会直来直去，客气勿来个。”真是又大又老又粗，居然就掰

能颠覆了敬语。取而代之个是粗俗勿堪个市井语言。所以，现在市面上淑女难觅，语言先就过勿了关。当然温文尔雅个绅士，也一样难觅。

其实，只要勿为了称呼而吵起来，或无法沟通，叫啥真也无所谓，符号而已。但又出现了另一种怪现象，就是勿敬别人敬自己了。如若勿信，请看事实：手机时代，有辰光勿想偷听别人个通话也难。商场里，地铁里，马路上，依会经常听到“我就是王先生呀！”“我就是伊夫人呀！”有一次辣海一座高级办公楼里，我还听到某个辣拉掰幢大楼里气势老足个人打手机，开口竟是“我是某某局洪局长！”我是听没想法了。先生，夫人，局长，掰些也都是可以自称个么？我拼命搜寻记忆，看是勿是“古已有之”。搜肠刮肚，终于找到一例。对！土匪山大王之流，开口也都是“老子老子”个，至少叫大自己一辈，也是很敬自家个呢！

闲话闲画

只好望蟹兴叹。吃大闸蟹成为了奢侈生活个日程表内容。俚勿过个上海人家要吃一顿大闸蟹是屋里向个大事体了。客堂间里个好婆告诉人家“阿拉今朝一家门扳过蟹脚了”，勿但楼上亭子间、后面厢房间里个邻居要眼热，就是辣大弄堂、小弄堂里也算是一条头条新闻了。

最近十年里，上海人吃蟹吃出花头来。吃蟹要赶到阳澄湖去。昆山个巴城就此蟹舫林立，专门来服侍上海吃客。一帮子人去吃一顿蟹，搓一场麻将，晒一白天，带一盒蟹回来，听没上万元、几万元是断断离勿定个。市场经济开放后，养蟹专业户猛增。与阳澄湖大闸蟹别苗头个，有洪泽湖蟹，有太湖蟹，有苏北蟹，还有土生土长个本地蟹。不过蟹个身

快点去吃大闸蟹

文图 / 阿仁



价一直听没跌下来，蟹价是与年同增。现在变化个是蟹以只头来做生意了，30元、50元、100元一只，按只论价。选个对普通老百姓来讲，吃

蟹就是吃钞票，吃勿消。

今年个好消息是大闸蟹终于大跌价了。原因一，反腐败以后动用公款吃蟹送蟹之风消停。还有

“哈个”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摆蟹宴、送蟹礼。原因二，据称今年恰逢蟹个大年，出水个河蟹是交关关，蟹流如潮。上海小菜场里个蟹眼前买十几元、廿几元一只。超级大蟹也卖不过四五十元。辣马路上打游击个蟹摊头上，价钿更加便宜。四两重个雄蟹、三两以上个雌蟹依去讨价还价一番，一百元可以拎四五只回去。一定要弄阳澄河大闸蟹来尝鲜个念头有点勿切实际。越是叫卖得响声大个阳澄湖蟹必定是沐浴蟹。除非依有本事听得懂大闸蟹讲闲话，听得出伊拉是昆山话还是苏北话。只要依学会识蟹辨蟹个本事，分得清掉脚蟹，看得懂蟹门开，依就吃福勿浅哉。今年尝蟹是好时机，千万勿要错失“蟹”机噢！

上海人顶顶欢喜吃啥？假使请崇明人来讲掰句闲话就立刻有答案了：“上海人欢喜吃啥！”崇明话里“哈”是“啥”个意思，而“哈”又与“蟹”同音，上海人真是爱吃大闸蟹。爱煞。老底仔河蟹一点勿贵个。记得四十多年前到崇明农场去务农，三四两一只个蟹也就是三四角可以称一斤。伊个辰光工资是18元一月，铜钿勿够开销，就用省下来个粮票去与老农民换蟹吃。十斤粮票可以调来一锅子崇明岛小蟹呢。江南河浜里个蟹以前是野生个，自生自灭。吃蟹个人多，养蟹个人少，蟹就越来越吃价钿了。十几年前大闸蟹还是称斤来卖个，最贵个年头里要买上好个大闸蟹要三四百元一斤。大多数个上海人